



胡小石



沈从文



杭州国立艺专教师郊游合影,后排右二站立者为方干民
(均资料图片)

◀ (上接 10 版)

渝来滇；五句指艺专校中仇敌众而办事难；六句谓家庭中之纠纷及痛苦；七句用宓昔年对心一之言，而佩固之能忍辱全节也。”他认为滕固、吴芳吉和自己的婚姻爱情有“千红一窟”之悲。吴宓对滕固深抱同情，心痛他既要处理国立艺专的派系争持，又要面对其妻到校肆意喧闹之烦。5月7日，吴、滕会面，论及此情，“固述其婚姻经过，及对其妻之心情与办法。大致主以诚感化，不愿离婚”。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南北两所学校合成，原属不同学校的教职员矛盾丛生，夹在其中的滕固左右为难，他在上教育部的报告说：“到校之始，即尽力调剂，反复规讽，虽矛盾日见减少，而和衷共济之观念，仍未能坚定。职周旋其间，未克感化其气质，而徒觉耗费时日，每一念及，深自汗颜。”后又谈道：“当本校去春迁至昆明，前杭校人员即有西湖艺社之组织，勾结员生排除异己。……秋间开学后，西湖艺社一方面使广东同乡联络粤侨中学，高价挖租本校所租昆华小学房屋，另一方面使学生要求迁移，幸本校早有准备，即于寒假迁至呈贡县之安江村。”1940年暑假，原杭州艺专教师，教务长方干民被解聘，引发国立艺专内部的风波，“杭州艺专同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要求滕固收回解聘令，滕固校长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呈贡县县长给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去电，“疏散在县

属南边三十余里安江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因解聘教务长及教授发生风潮情形严重”。此事迫使滕固辞了职，吴宓忧心不已，7月3日晚即作航快函致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司长吴俊升，“以援救固”。顾毓琇曾供职清华大学，与吴宓关系不错。吴俊升曾任北大教育系主任，也与吴相熟。吴宓试图通过私人关系为滕固说项。7月4日，吴宓访汤用彤，述说此事，“托转告固之知友等”。

卸任校长之职后，滕固逗留昆明，直至10月底履职重庆，期间滕、吴来往不辍，如9月1日林同济、何永佶邀宴，客为吴宓、滕固、沈从文、冀朝鼎，席间畅谈林语堂、王际真。9月22日，滕固邀吴宓、胡小石至松鹤楼便宴。9月24日，吴宓与滕固谈及转职浙大或西北大学的想法，滕氏劝其留在西南联大，并将《九日日记》授予吴宓。10月2日，吴宓访滕固，“固出示芳1939年夏秋致固各函，并述爱芳之经过及心理。宓以成都空军军官徐某为芳所属意之事告固。固更述其一生三大爱史，大率固为各方面之通才。其于爱，亦善用术，多所成功，而不自沉溺痛苦，适可而止，当机即断绝，有类Goethe也”。滕固邀宴于状元楼，再至才盛巷论及许宝驹、毛彦文，“固又谓，宓若直接明白与彦接近，彦虽欲迎而必拒。只有时时去信，尽其在我，而俟他日有便，直到上海突然寻访，或可望彦回心转意，然平日不在一地，终

易疏远”。10月6日，吴宓读滕固自传体小品文《离开安江村》，8日，他在滕处遇见徐琥（字梵澄）。数日后，滕固作函留别，并五古述怀诗二首，飞往重庆任职。自始，滕固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在重庆中央大学授古代艺术。同年12月20日，吴宓作致滕固长函，未完，至1941年3月7日才续作，详述近况。

1941年初，吴宓追求张尔琼遭到拒绝，悲郁烦躁，乃仿袁昌《棠梦集》，滕固《九日日记》（记滕固、徐芳的晤聚）之例述记：“凡每日行事之与琼有关者，均写入此编，余事概不阑入。若他日终不获与琼复交，则至宓将死之日，或已死之后，托友以此日记示琼，琼或能为我洒一滴之泪坎？”早在1940年9月24日他就收到滕固的日记，爱不释手，屡屡展阅，曾云：“读固之《九日日记》，感叹固之爱芳，何异宓昔之爱彦。而芳意早已别有所属。爱情者，在己虽真，而在人不可深究底蕴。大抵如斯也！”为情所困时，他又模仿滕氏之作，纾解愁绪。

1941年5月20日，滕固脑膜炎医治无效，在重庆中央医院病逝，吴宓却另有说法：“滕君到渝即病，半载后，甫出院回家。途中复遭其太太预先布置之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卒于本月二十日上午7:30逝世矣。（宓近日为此伤心愤极。每告诸友曰：杀滕固者其妻也。）宓以吴芳吉、滕固为妻牺牲自己而死，与宓昔为爱Helen

而离婚，作以对比。又以金克木对Sylvie之态度，与宓之对Bella，作以对比，感痛百端，伤心无限。”数日后，他告知毛子水，“以顾良函告固妻遣人殴打致死之情事，水几于不敢置信。”至1943年12月16日，他对滕固之死的记录才有变化，友人谈及“因其妻在医院中与固争吵，固气愤，脑晕而死”。吴宓或许道听途说，或许被小报所左右，据徐梵澄所言，滕氏初患恶性疟疾，旋并发脑膜炎而卒。吴宓为滕固丧礼尽心尽力，7月15日他至金城银行将钱端升捐助赙款\$100汇往重庆交于陈克文，又于7月20日、23日、27日与《朝报》主编谢鸣雄交流，述说滕固阅世经历，商定滕固赙款登报之事，并将滕诗见示、借钞。

此后，吴宓常忆及这位挚友，如1942年3月17日晚，“读固遗诗遗函，深为感悼”。次日，他至平安第寻孙福熙未值，触景伤神，“江、滕并已歿，三年再到此宅，不禁念固伤心”。众所周知，吴宓爱在课堂上讲述自己或友人的人生或情事，他3月31日讲解《红楼梦》时即述及滕固往事。6月21日，吴宓读赣人罗梦赉日记、杂稿，慨叹罗氏对徐芳之痴爱真情，同感悲悯，思及滕固，“细绎芳近年在昆明之言谈行动，及亡友滕固之爱芳而烦苦殒身”。11月4日，吴宓接到顾良信函，“寄示诸人悼张荫麟文，又命作悼固文”，不禁喟叹自己近半年来恒思生死之事，并自觉身体不如昔强：“每觉死如旅客之登程，不得不舍弃一切亲友事物。”

1944年9月2日，吴宓到贺麟宅参加西洋哲学编译会活动，听冯至谈歌德，遇见徐梵澄，“陪同步至冯宅外，询固病歿时情形，并约晤。徐君藏有固之书籍文件甚多，中有固女友之函若干封，云极佳，允他日示宓云”。徐梵澄、冯至为滕固留学德国之旧友，徐氏曾到国立艺专教授西洋美术史，滕辞职后，徐也离职了。9月4日，吴宓访徐梵澄“谈固生前身后事。读其悼滕固诗及所藏固函及芳在渝致固函（固女友函多封，曾托徐君保管，遗命悉焚之，徐君不忍焚，今藏渝某处），宓以固《九日日记》等件示梵澄”。徐梵澄《悼滕固》凡二百六十言，从悲悼始，继而称扬滕氏胸怀，怀念异国同游的情谊，如“豁达怀冲虚，清浊混浩茫。壮气逸奔骏，惊才飘翠鸾。淹雅贯周孔，峻秩兼荀韩。论道犹发蒙，治学拟累丸”，论好友之风采与学识；如“解纷情独瘁，扶醉力欲殫。戢昏遣疑谤，不变中心丹”，论好友之责任感与忍辱负重；又如叙抒对亡友的思念，“荏苒多复

徂，终戢四寸棺。霜兰夙昔意，穗帐凄余寒。”9月7日，徐梵澄送来《怀亡友滕固并赠雨僧先生》二首，引语尤意味深永，“甲申新秋，余养痾昆明。适雨僧先生以亡友滕固若渠遗札及《九日日记》见视。艳雨悱惻，感叹久之。又示余以己作《南渡诗稿》、《五十生日诗》及唱和诸什。穷三日力读之，不能尽。信诗坛之雄吹，性灵之真实语也。于是乎不能无辞，辄为小诗二章。（一）感若渠之往事，（二）志先生之盛德。时先生将赴成都讲学，行有日矣。乃匆促属辞，语短而意未尽”。10月29日，吴宓致函毛子水，仍然谈到徐芳、滕固，“十月二十四日午，顾良请宴，谈及徐芳生一女，正满月。其夫徐培根之追求芳，盖始于战前在南京时，其心力甚坚，而费时已久。既已离婚矣，徐莹犹疑之，必欲培根遍在各大城登离婚广告，看无反响，乃许芳嫁之。顾良又言，芳实爱滕固，使固生前肯离婚者，芳必嫁固而不归徐培根矣。宓按，如此，则彦不及芳远甚！”

1946年8月，吴宓转任武汉大学，路经重庆时去谒陈克文，未遇，遂留函述说详情，并谈及旧友滕固和徐芳。晚年吴宓时时念及故人，如1961年2月8日，陈心一寄去滕固《九日日记》一册（附诗），令他喜出望外。3月14日，他又收到滕固油印及手写诗稿、信函，“正宓所苦求欲得者，极为欣喜”。他随后将滕诗借与郑慰祖等人阅读。他一度想将滕固遗物整理成编，如1967年6月21日晚，“复读及整编（未完）滕固君之诗文、日记、信函（1938—1941与徐芳女士相爱之四段或期，每段皆九个月，又有1940年九月一日至九日之《九日日记》），至9:30寝”。6月23日，他继续整编，增注滕固日记、诗稿和信函达数小时之久。

吴宓富有热情，一生交友无数，与陈寅恪、汤用彤、刘永济、吴芳吉、梅光迪、赵紫宸、贺麟、滕固等堪称挚友，如果说他与陈寅恪、刘永济等人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共勉，与滕固则更多是情感层面的共怜，相似的爱情观念让他们相交甚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滕固的研究不尽如人意，如有学者所言他往往被简化成著录书目或辞典条目，关于其学术研究生活的论述相对匮乏，无有深入的挖掘。近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仍有广阔的空间，以上的考述或许有助于推动人物多维面向的形塑，完善真实的吴宓和滕固形象。

（作者为江西行政学院副教授）